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深衣釋例一

興化任太椿劬植著

深衣爲古養老及燕羣臣之服

王制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正義深衣白布衣

案注又云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殷尙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蓋有虞氏最質燕及養老之服不殊衣裳夏殷時衣裳雖殊矣而黑衣者黑裳縞衣者縞裳色自同也至周不特殊衣裳而元衣素裳色又各異於以見文質之變必以漸也又考有虞氏深衣則衣裳並用布殷縞衣裳則衣裳並用絹正義縞白色生絹周人朝服則衣布而裳

緇惟夏之黑衣裳其用布用緇經注無明文考注云周則兼用之文承黑衣裳縞衣裳之下則周之朝服緇衣用夏之黑也周之朝服素裳用殷之縞也周之朝服衣以緇布卽知夏之黑衣裳亦以布矣蓋夏后氏改白布深衣爲黑衣裳比之深衣則易素而采矣而其用布自同也殷之縞衣裳比之深衣則易布而緇矣而其用白則同也是有虞氏之深衣夏殷亦兼用之也於此見文質之變亦各有所自焉

又案注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有虞氏燕服以深衣然則有虞氏諸侯朝服亦以深衣歟

又案尙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

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是大夫與士猶具藻火山龍足見衣服章采至有虞氏爲極盛而其燕羣臣及養老則但以白布深衣抑何質也考明堂位有虞氏服黻注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蓋三代以前惟祭服藻火山龍餘事止服深衣路史後紀有虞氏紀云冕翌紱絺緇衣纁裳卽益稷所云十二章也又云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深衣燕禮脫屨升堂卽此經所云深衣養老也又云深衣緼袍以視朝則有虞氏不特以深衣養老及燕羣臣卽視朝之服亦止以深衣矣周制天子視朝皮弁燕則朝服有虞氏質故朝燕養老皆用深衣也考禮宗云黃帝深究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

下當是時素風尙近惟白布深衣齊則緇之

禮宗見路史

路史

後紀黃帝紀亦云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袞冕設斧黻深衣大帶屨履赤舄元衣纁裳蓋黃帝之世自祭服外惟有深衣大帶而已有虞去黃帝未遠未嘗於深衣之外更增餘服故養老朝燕非服深衣亦無餘服可服自不得以深衣爲褻也淮南子精神訓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撝形鹿裘御冬有虞氏之深衣亦猶是堯之布衣也路史後紀云夏禹衣裳細布牟追元冕衣裳皆用細布蓋承有虞氏深衣之質孟子舜爲天子被衫衣鼓琴子華子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衫衣而鼓五絃之琴趙岐孟子注衫畫也黻黻絺繡也夫鼓琴燕居時也舜於養老朝燕僅服白布

深衣而燕居則服黼黻絺繡非所以明質故衿衣當非畫衣也史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衿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衿衣或卽絺衣歟賜予止用絺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故白布深衣在有虞時與周之皮弁朝服同重也又案有虞氏禮服服深衣未知用何冠正義引前儒之說謂卽用皇冠今考郊特牲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唐虞以上爲太古正義太古之時其冠惟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緇據此則唐虞之世非齊則皆用白布冠也有虞旣用白布衣則冠亦用白布冠若皇冠祭冠也祭冠不施於他服也

又爲諸侯之夕服

詩蜚蜚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夕則深衣也
士冠禮疏案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夕深衣祭牢
肉是君朝朝服夕深衣矣

玉藻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
侯言祭牢肉互相挾

案陸農師謂天子夕服亦深衣其說初若可信覆思之則
未合玉藻於天子但云元端而居於諸侯則云夕深衣可
知天子夕服不服深衣矣玉藻元端而居注云天子服元
端燕居也鄭但言燕居不言夕蓋言燕則通於夕矣易君
子以嚮晦入宴息鄭注云晦宴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燕
寢而止息是燕時卽夕時也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

燕出入是燕兼朝夕而言鄭以元端爲燕居服卽以元端爲夕時服也蓋燕實統夫夕也玉藻夕深衣祭牢肉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謂天子日中而餽諸侯亦日中而餽諸侯夕祭牢肉天子亦夕祭牢肉故云互相挾如天子夕服深衣注何不云天子言元端諸侯言深衣亦互相挾耶陳氏禮書謂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夙先於朝夜後於夕於此見天子日有萬機凡在朝者不特夕以繼朝且夜以繼夕焉天子夕服元端蓋勤政之心雖夕無懈故聽治之服雖夕不釋也左傳成十三年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注云不夕言無事也此爲諸侯言之也

上文云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諸侯事簡於天子故云不夕

左氏昭二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注云夕莫見哀十四年

傳子我夕疏云夕見君晉語叔向聞之

夕注云夕至于朝此所云夕非常典也事從簡則服從便

夕服深衣不敢同於天子之元端也尙書大傳古者后夫

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注

燕服祿衣夫云前息燭後舉燭則夕時也祿衣則夕服天

子不與諸侯夕服同深衣而天子之后乃與諸侯夫人夕

服同祿衣者蓋夫人於君有尊卑之義以夕接見必服禮

服其服祿衣與后同所謂禮窮則同也天子燕息並服元

端諸侯燕服元端夕服深衣大夫士私朝燕夕並深衣此

其差也

又案晏子諫下篇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日晏不罷晏

子曰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夫日晏就燕而必云脫服可知諸侯別有夕服矣旣云夕服或可惟意所適左氏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注云敬大臣夫楚子於夕時見子革去冠被而不去復陶則以復陶爲夕服未始非將敬矣復陶卽屬襜褕之屬近於深衣而異其質耳玉藻云夕深衣言其常也若因事異服則非禮經所及載矣

又爲遊燕之服

詩羔裘逍遙正義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元端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

案隋志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又云白紗高屋帽其服練裙襦烏皮履宴接賓客則服之唐六典進德冠九璫加金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唐書車服志亦云常服則有白裙襦其云宴私及常服及宴見賓客卽孔正義所云游宴也白練裙襦近於古之深衣於此見隋唐制度雖於游燕冠服亦有定式晏子諫下篇景公爲西曲潢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冠南面而立晏子諫以矜衣服之麗夫立當西曲潢則所謂游燕時也而服黼黻之衣乖制已甚比檜君之以朝服燕殆有甚焉孔正義謂服元端或深衣蓋酌時制不失經義也

又案六朝之制不特天子游燕服制倣古之深衣卽侍游

宴者亦同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朱元嘉制諸王入齋
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惟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
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
辭不奉敕惟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考白服卽
白布深衣之遺制也宮內曲宴許依元嘉故事則君臣皆
白服裙帽卽詩羔裘逍遙正義所謂遊燕之服得服深衣
也嶷固辭者以大夫士夕於君旣服朝服元端則侍遊燕
亦不敢不以禮服也然駕幸第則又白服以至尊臨臣家
而服私朝夕服以侍宴於禮恐反未安爾

又爲大夫士私朝夕服及家居之服

士冠禮疏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朝時不朝服與君不同故

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

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正義朝元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服深衣祭牢肉此云朝元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元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注曰元端士莫夕于朝之服也其私朝及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案玉藻疏夕深衣在私朝及家也考私朝亦以家名魯語合家事於內朝韋昭注家大夫也內朝家朝也玉藻鄭注

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然則私朝亦統於家孔正義乃分
私朝與家爲二者考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
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注云入康
子之家是旣過私朝而後及寢門依韋昭注乃明以寢門
外爲朝寢門內爲家也孔疏於夕深衣別私朝與家謂夕
居寢門外或居寢門內皆服深衣也其在寢門內惟早朝
父母不服深衣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筓總
拂髦冠綏纓端韞紳搢笏注云端元端士服也是在燕寢
亦服元端矣蓋於父母異其禮也內則於子事父母不著
夕服以其早服元端則夕服深衣可知矣後漢書趙孝傳
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襜告歸白衣則大夫士家居深

衣之遺制也

附考私朝

案大夫士私朝當卽在大夫士之寢門外天子及諸侯之朝旣在路門外則大夫士之私朝亦宜其在寢門外矣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於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則私朝在外寢之門外可知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過私朝乃繼云及寢門亦一證也

又爲道路之服

聘禮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注吉時道路深衣

又爲庶人之吉服

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疏士以

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曰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竝皆齊等也

內則端韞紳注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也正義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庶人是人之最賤者故知服深衣也

深衣目錄正義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者也

深衣善衣之次也注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正義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

案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考馬縞古今注及唐書輿服志並云侍中馬周取深衣之造加襴衫爲庶人之衣蓋本鄭注庶人深衣之義但考管子立政